

长篇探险小说

一次旅行使得几个人阴差阳错地跌入了地下谷间。
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中，历史的神秘面纱正一层层地被揭开……

悬疑馆

古滇国迷国

GU DIAN
MIGUO
布川鸿内酷●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女书古卷神秘消失是否与古滇国有关
司马迁的《史记》中古滇国到底有什么惊天秘密

女书玄机
千年瑶寨
隧道死尸
飞蛇图腾
血色死河
地下金字塔
深渊奇景
古城墙壁画
西藏镇魔图
地下神殿
无底幽泉
滇王墓
惊天壁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滇国 古谜

CU DIAN
GU MIGUO
布川鸿内酷●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滇迷国 / 布川鸿内酷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17-2993-8

I. ①古… II. ①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5424 号

古滇迷国

作 者 / 布川鸿内酷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张 喆

装帧设计 / 木鱼视觉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g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2.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993-8

前 言

我们是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崇尚的是科学，信仰的是唯物主义，但不可否认这个世界上还有大量无法用现阶段科学来解释的神秘事件。有些东西是我们的思想没办法触及到的，因为人的大脑才仅仅开发了百分之十左右，思维仍是跳不出当下环境固有的小圈子，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想到的，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开发到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真假我也不清楚，至于爱因斯坦的思维是否跳出了圈子我也不知道，但不可否认的是爱因斯坦的理论的确给这个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我所说的思维圈子，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就能理解。比如原始人类相信雷电雨雾的天气是天上的众神在发怒，请问现在你还相信它是天上的神在发怒吗？没错，这只是云层中的对流产生的大气现象而已，原始人的思维不可能跳出他们时代的小圈子进到我们的思维圈子。

然而有许多事情一旦跳出了我们习惯的思维圈子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必定会让人觉得诡异，是非常打击人的。

科学家可能会说宗教是唯心论的迷信，但过度的崇尚科学好像也是一种迷信？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早有定论，但是在许多时候科学和宗教会让人分不清哪个更为真实。

在写这个故事以前我想说，如果你有信仰的话，无论是信仰科学，还是信仰宗教，又或者还有其他信仰，比如说钱；也许你的世界观因这个故事而发生颠覆，但我不确定我的故事会不会颠覆你的世界观，也许你并不相信我写的，我也不想颠覆大家的世界观，我只是试图把几个毫

不相关的事件诡异地糅合在一起。就像我开头说的思维圈子，无论我的故事是否颠覆你的世界观，但如果按照当下时代环境的思维模式来说，那么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你看到的故事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而已。

本来这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因为第一人称会很有带入感，但在大局方面有些东西会很难完全写出来，所以我选择了视野更为广阔的第三人称。

古滇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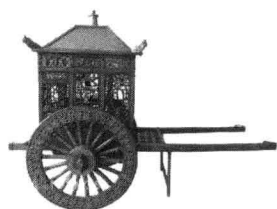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拍卖会	004
第二章 荒郊密会	009
第三章 女书玄机	016
第四章 千年瑶寨	026
第五章 第二十五拐	031
第六章 隧道死尸	042
第七章 飞蛇图腾	054
第八章 血色死河	076
第九章 地下金字塔	086
第十章 一个疯女人	099
第十一章 地下裂缝	110
第十二章 深渊奇景	122
第十三章 古城墙壁画	131
第十四章 冷雾	144



古滇迷国

第十五章	日军320工程部队	157
第十六章	石海暗号	166
第十七章	地底通道	174
第十八章	西藏镇魔图	183
第十九章	隧道尽头	195
第二十章	穿越『红色』沙漠	204
第二十一章	地下神殿	216
第二十二章	无底幽泉	230
第二十三章	滇王墓	241
第二十四章	代号『X』	255
第二十五章	惊天壁画	266
第二十六章	Harp计划	274
第二十七章	喜马拉雅海	284
尾声		293



引 子

眼前是一片泛着粼粼波光的茫茫大海，耳旁就是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的声响，海鸥鸣叫着掠过头顶，身后是随海风微微摆动、姿态婆娑的椰林。富家子弟郭信戴着墨镜，正惬意地躺在太阳伞下喝着热带的水果汁，目不转睛地盯着沙滩上来来往往的比基尼美女。

“哇！正点，这地方真是没的说的，这海这人这空气……”郭信享受的自言自语感叹。

“喂。”此时身后传来了一声呼唤。

郭信推了推墨镜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发现一个人高马大、身材健硕的男人正站在自己身后。郭信认得这人，这人正是自己的好友余一龙，余一龙的到来颇让他觉得意外。

“咦，这不是茅山后裔余道长吗？是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来了，是不是这里的比基尼美女吸引你来了，哈哈。”郭信打着哈哈道。

“半年不见你怎么还是这副德性。”余一龙皱了皱眉头，“还有你别叫我道长，怪别扭的。”

“我又没说错。你去茅山学道不叫你道长还能叫什么？真是的。”郭信苦笑道，“放着大好的生活不享受，大老远跑到茅山去……”

这时远处沙滩上急匆匆跑来一个女人，女人穿着职业套装，手上拿着一摞文件，与周围的比基尼美女十分不搭调。

“郭经理……郭经理……”女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叫嚷着，直到跑到了郭信身边才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只见她望了望余一龙又望了望郭信，

有些为难的说道：“郭经理，就是这个男人说有重要的事找你，然后就私自跑进来，对不起我没能拦住他，让他打扰到你度假。”

“如果是别人我一定会很讨厌，不过这位是我的好兄弟，再说这沙滩也不是我的财产，我也没权力不让他进来啊，你说是吧，Ada？好了没事了你去忙吧。”郭信道。

那叫Ada的女人鞠了个躬，这才转身离去。

“喂，Ada你不用这么拘谨，以后陪我出来的时候带套比基尼，那样你曼妙玲珑的曲线才能体现出来嘛，不用穿得这么正式，哈哈。”郭信坏笑着喊道。

那个叫Ada的女人下意识地扯了扯自己的衣角，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然后快速地跑开了。

“秘书？”余一龙带着笑意询问了句，“混的不错啊，出门有美女秘书陪着。”

“说吧，到底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以你龙哥的性格居然不辞辛苦大老远地从茅山跑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郭信仍旧目不转睛地盯着沙滩上不断走过的美女，时不时挥手打着招呼。

余一龙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了一份杂志，然后翻了几页递给了郭信。

郭信接过杂志一脸的茫然，只见在杂志中间的一页上有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展开的残破古卷，古卷上的文字非常奇特，就像是蚊子展开细长腿叮在上面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郭信摘下墨镜仔细看了看。

“女书。”余一龙应道。

“女书？女书又是什么东西？”郭信好奇的坐了起来。

“是瑶族一种老传少、母传女只在女性之间传播的文字，至今都没人能完全解开这些文字的来历和所代表的意思。”余一龙解释道。

“那你来找我……”郭信有些纳闷了，“你不是以为我对女人了解，就叫我们来解谜吧？”

“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余一龙拍了拍郭信，“伯明翰的二叔前几天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他听说这里有个拍卖行要拍卖这件藏品，于是把我给支来了，你知道的，我对这些商业上的运作是七窍通了六窍，还剩下一窍不通，所以就想到了你。钱不是问题，二叔已经给我汇来了一

大笔钱。”

郭信眨了眨眼睛，回头盯着杂志上的照片：“底价八十五万，不便宜啊。”

“二叔说这东西绝对值，从二叔电邮上的语气来看这东西似乎藏着什么秘密，对他好像很重要，所以他志在必得。”余一龙有些疑惑地说道。

“秘密？会是什么秘密？”郭信自言自语盯着杂志上的照片发呆。

第一章 拍卖会

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涌向拍卖行，人群中郭信和余一龙一袭正装，左顾右盼。

“呵，人还真多。”郭信顺手拿过桌几上的宣传资料翻看着，“那什么女书是第四号藏品，时间还早，先逛逛吧。”郭信说着就领着余一龙在拍卖行的长廊里逛了起来。

长廊里挂了许多的名人字画，郑板桥的画、米芾的字什么都有，这些画看上去真假难辨，不知道是真迹还是仿制品，不过郭信仍是看得饶有兴趣。

“走吧，还是早点入场，要是那东西给拍走了我怎么跟二叔交代啊。”余一龙焦急地催促道。

“嗯，米芾的字写得不错。”郭信浑然不顾余一龙的催促，自顾自地在长廊瞎逛，还时不时对着那些字画发出啧啧赞叹。

“阿信……”余一龙看着渐渐涌入大厅的人群焦急了起来。

“行了你急什么，拍卖这种事我不是第一次来，他们有一些流程要走，比较麻烦，对了你填过‘竞买登记表’没有？交过保证金没有？拿到号牌没有？”郭信转头问道。

“什么意思？”余一龙诧异地问道。

“你不是吧，这些事都没做还来参加拍卖！”郭信吃惊地张大了嘴。

“我要是懂就不会找你来了，赶紧的，帮我去搞妥。”余一龙拉拽着郭信晃道。

“知道知道，你别晃了，我这不是正在等 Ada 送东西来吗，一切都给你办妥了。”郭信苦笑着解释道，原来他一直在等 Ada 送资料过来。

几分钟后郭信的秘书终于出现在了现场，将所有资料都送来，余一龙这才长吁了口气。

“走了，快进场了。”余一龙再次催促道。

“咦，郑板桥的竹子画得也不错啊。”郭信又停了下来，余一龙有些无奈地等着郭信。

此时在长廊的另一头来势汹汹地走过来一群人，这群人当中有个女人格外地引人注意，这女人约二十七八的样子，穿了一套时尚的针织衫，发髻盘起在头顶，瓜子脸上戴了一副大大的复古蛤蟆镜，几乎将整张脸都给遮掩了，不过仍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女人的身后跟了几个身着黑色西装走路笔直的男人，他们个个都戴着黑墨镜，看上去就像黑社会。女人带着大队的人马朝这边走来，气势逼人，郭信愣愣地盯着女人快步朝这边走来，被她无形的气场震慑得都有点不敢看她，于是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继续盯着画。

高跟鞋的声音突然在郭信的身边停了下来，只见这个女人看了看墙上的画又看了看郭信，嘴角扬起了不屑的笑，随后哼了声：“不懂装懂。”

女人丢下这句话之后就快速步入了大厅。

郭信反应过来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好快快地进了大厅，巧的是那女人的位置就在两人的身边不远处，只不过中间隔了三五个位置。

“这女人看样子来头不小，希望他们的目标不是二叔要的那样东西。”余一龙担心道。

郭信心中有些不服，咬牙切齿恨恨地说道：“怕什么，有老子给你做后盾那东西一定能拍到。”

经过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第一件拍卖品终于被拿出来了，这是一个元青花，一号藏品就是这么有分量的东西，拍卖会现场的人群不禁开始交头接耳起来。随着第一个人举牌喊价，拍卖会渐入佳境，人们争先恐后地举号牌，喊价声此起彼伏。郭信望了望坐在旁边的女人，那女人气

定神闲地坐在那静静地看着，随着时间慢慢流逝，那女人还是没有一点出手的意思，她像是在等待。

“这女人不会真是冲着女书来的吧？已经第三件藏品了还一点动静也没有？”余一龙小声问道。

“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了，怕什么？有我呢。”郭信不耐烦地应道。

随着第三件藏品的锤子落下，终于等到第四件藏品了。

“下面是今天的第四件藏品，由于这件藏品是一位私人收藏家的藏品，应卖家的要求我们不作过多的介绍，这是一卷古老的兽皮女书，长达12米，宽0.5米，起拍价为85万人民币，每次叫价5万。”拍卖师的话音刚落，那个女人果然微微动了一下这才抬起了头，只见她朝坐在她旁边看似保镖的男人示意了一下，接着那男人就举起了号牌。

“326号90万，有没有高过90万的？”拍卖师叫了下价。

余一龙有些坐立不安了：“真是冲着这件东西来的。”

“别紧张。”郭信拍了拍余一龙，随后举了下号牌。

“323号95万。”拍卖师又叫了下价。

郭信不屑地看着旁边的那个女人，女人同样也是看了看郭信，因为女人戴着大大的蛤蟆镜，所以根本看不到她眼镜后面是个什么样的眼神。此时这女人盯着郭信嘴角忽然扬了起来，看得他陡然觉得心中一寒，不知道这女人这笑是什么意思。随后这女人跟身边的手下窃窃私语了一阵后，那旁边的男人立即高高举起了号牌，动了动嘴喊道：“150万。”

现场立即传出一阵躁动和议论声。

“直接叫到了150万，看来他们真是志在必得。”郭信在心中嘀咕了一下，然后皱了皱眉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下那女人，那女人仍然气定神闲地坐着，见这女人趾高气昂一副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表情，郭信有些不爽了，顿时心生一计：“就算拍不到，老子也把价格故意抬高让你多花一点钱。”

打定主意后郭信举起号牌喊了起来：“200万。”

现场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了郭信这边来，那些本想举牌的竞买者已经看出了郭信和那个女人是势在必得，这都不是五万五万地叫了，而是五十万一叫，于是他们也不再插手，看着这一场即将展开的龙争虎斗，拍卖会现场的气氛一时有些怪异。

余一龙轻轻拉了拉郭信的衣角：“你悠着点，已经超出二叔寄来的

钱了。”

郭信默默不语拍了拍余一龙的手背示意他不要紧张。

“250 万。”在拍卖师喊第三声前，旁边的女人再次吩咐黑衣男人举起了号牌喊价。

“300 万。”郭信丝毫不甘示弱，现场的气氛热烈极了，双方的每一次叫价都会引来现场的一阵热烈掌声。

此时余一龙示意要去打个电话给二叔，接着出了场。

双方你来我往那女人一度将价叫到了 550 万，郭信额头不知不觉渗出了冷汗，虽说经历过许多拍卖会，这些钱他也不是掏不起，但这次却显得格外地奇怪，他犹豫不决是不是要跟那女人斗一口气而出这么多的钱买下这卷女书？自己完全不知道这女书的价值所在，值得吗？

郭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余一龙重新回到了场内，接着他在郭信的耳边说了句：“我刚跟二叔通了个长途电话，二叔说钱不够可以再加，但他一定要得到这东西。”

郭信虽有疑问但还是点了点头，正当他想举牌的时候，在身后的角落里突然传出了别扭的叫价声：“800 万。”

此声一出，现场顿时发出了齐声的呼声，接着大家都将头转了过去。

郭信、余一龙以及那个女人先后都扭过了头去，此时几人才注意到在角落里坐了三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男人，这几个男人神情严肃地正襟危坐着，目光一点也不在意其他人，他们只是坚毅地盯着那份女书。

“真他妈邪了，现在连日本人也加入了这东西的抢夺，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重要的。”郭信嘀咕了句，“不过现在形势不同了，无论如何老子也不能让这中国的东西落入日本人的手里。”

“什么？日本人？你怎么看出来的。”余一龙有些诧异。

“这你就不懂了吧？要说看人，我郭信是生意场上的老手，虽说大家都是亚洲的黄种人，但有一些特征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接触过不少日本会社的社长，无一例外都这德性。”郭信解释完就立即举起了号牌大喊道：“1000 万。”

郭信这一喊，现场立即发出了齐声的惊叹，就连那趾高气昂的女人也像是吃了一惊转过头来看了郭信一眼。

一件底价八十五万的女书古卷竟然被喊到了 1000 万，现场的气氛已经热烈得不行了。余一龙已经渐渐感到事情的不寻常了，一个神秘的

女人、三个后发制人的日本人，还有远在伯明翰的二叔，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余一龙越想越觉得事情的古怪。

“阿信，你是不是疯了喊得这么高，不能再叫下去了，由我来决定，至于二叔那边我自然会交待。”余一龙皱了皱眉头拦下了郭信举牌的手。

“现在的形势不是你说了算的，日本人也加入了这女书古卷的争夺当中，总不能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文物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吧？想当初八国联军不知道抢了咱们多少文物。”郭信眉头紧蹙地说道。

“1100万。”女人吩咐手下喊价。

拍卖师在此时也显得有些兴奋，举着锤子满面红光一副激昂的样子，女人朝郭信这边又露了个神秘的笑，郭信此时并没有理会她，他在等着那三个日本人举牌，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那三个日本人喊价，郭信正要举牌喊价却被余一龙死死地按住。

“你干什么，不要拦着我。”郭信有些恼火地扯着余一龙，无奈余一龙的手如同钳子一般将郭信死死地按住：“你疯了？现在的价格已经不正常了。看看形势再说，这东西落入这个女人的手里起码比落在日本人手里要好吧？”

余一龙这么一说郭信这才安静了下来，此时余一龙示意郭信朝后看去，郭信回过头去看了一下，只见那三个日本人一句话也没说，然后拎起皮箱就匆匆离开了拍卖会大厅。

“搞什么飞机？”郭信愣愣地嘀咕了句，等他再次回过头来的时候，拍卖师已经落锤了，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惋惜声，掌声是给这场精彩的对决，惋惜是对用这么多钱买下这价值不明的女书古卷感到不值。

女人嘴角扬了扬露出得意的笑容，然后慢慢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随后在大群黑衣人的簇拥下离开了拍卖场。

第二章 荒郊密会

一天以后两人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别墅，在郭家偌大的客厅里，余一龙来回地踱步，显得有些焦虑。

“拜托你别晃来晃去了，晃得我头都晕了，不就是一份破皮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改天再拍一份回来。”郭信仰在沙发上说道。

“事情一定不那么简单，那女人究竟是什么来头？还有那三个日本人他们似乎也对这件东西感兴趣，不过他们只叫了一次价就匆匆撤离了现场，这又是为什么？二叔又为什么要这样东西，只可惜二叔没有直言，二叔究竟有什么秘密瞒着我呢？一份少数民族女人之间用来通信、记录、唱读的女书究竟特别在哪里？”余一龙被这几个问题纠缠着，他下意识的挥了挥手示意郭信不要打扰他想问题。

余一龙正在思考着这几者之间联系的时候，隐约听到大门外传来了汽车喇叭声。

“吴妈，你去看看是什么人在外面。”郭信对着正在擦拭楼梯扶手的管家叫道，吴妈应了一声就匆匆跑到花园开门去了，不一会吴妈就回来了：“郭先生，外面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车里有个男人说要见郭先生。”

“哦，那你请他进来吧。”郭信扬了扬手说道。

“可……可是郭先生，他要你出去见他。”吴妈支支吾吾地说着。

“什么，这么拽？”郭信有些微怒地站了起来。

“算了，去看看吧。”余一龙回过了神来，朝郭信点了点头，随后出了门。

别墅花园的铁门外果然停了一辆豪华的黑色轿车，郭信眯起眼睛朝挡风玻璃内看了看，可惜车内没有开灯看不到里面的具体情况，车里的男人同样穿着黑西装，无论是车子还是人都与黑夜浑然一体。

“什么人藏头露尾的，既然来找我就出来见我，不觉得这样很没礼貌吗？”郭信隔着铁门大声说道。

郊区的夜晚格外地宁静，四周除了蛐蛐时有时无的叫声外几乎就没有别的声音了，郭信和余一龙等了半天，才听到车窗轻轻滑下去的机械声音，接着一个男人从司机的位置上探出了头，男人大晚上的居然戴着墨镜，显得很神秘，只见他微微地笑了笑：“两位应该对我不陌生吧？”

这男人正是昨天下午在拍卖会上坐在那女人身边不断帮着叫价的黑衣男人。

“认得，怎么会不认得。”郭信顿了顿，“东西你们都拍走了，还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我家小姐想请两位聚上一聚。”男人说道。

“有什么好聚的，你们都得到东西了我还去丢人现眼干什么？”郭信说着就要转身回去，但却被余一龙拦下。

“我家小姐说两位肯花那么高的价钱拍那东西，肯定知道这东西的价值所在，所以让我来请两位先生去近距离看看实物，也好弥补一下遗憾。”黑衣男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必了。”郭信冷冷地说道。

“那随便了。”黑衣男人似笑非笑地说了句就按上了车窗，不过车子的引擎并没有发动，好像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去看看也好，我倒想知道那女人究竟要什么花样。”余一龙在郭信耳边耳语了句，郭信狐疑地望了望余一龙，最后点了点头。

此时黑衣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打开了后座的车门，随后做了个请的姿势，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自信的笑容，这笑令郭信看了十分地不爽，无奈两人都想知道那女人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所以只好上了车。

坐在车上等了一会儿，那男人却没有发动引擎的意思。